



新世纪万有文库

历史上的狂人

胡克著

吴依倮 黄若容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历史上的狂人

胡克 著

吴依倮 黄若容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上的狂人 / (美) 胡克著; 吴依侏, 黄若容译; 吴依侏校.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5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888-4

I. 历… II. ①胡… ②吴… ③黄… ④吴… III. 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244 号

学术策划	王 士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刘国玉 王丽君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70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9.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现在，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很遗憾，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保留书目”的必要认识。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

“……保留书目，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没有保留书目，就不能有文化积累。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所谓‘扔’，主要是‘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赶形势’，出了书就过时，积累不下来，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统统否定。另外还有几种情况，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二是内容还不完善，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那就等于‘扔’了；三是质量虽不错，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让它自生自灭，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这也等于‘扔’掉。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

现在当然情移势转，所谓“四人帮”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新形势下的“扔”，

依然存在。我们集合三五君子，成就这么一套丛书，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出不“扔”的书。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切望博雅君子，时时不吝教我。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底

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承蒙菲律宾张曦先生的支持帮助,特此致谢。

历史是不是“理性”的？

——中译本序

陈乐民

这本书聚集了历史上十几个各色“狂人”；他们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纯然的嗜杀者、刺客，等等。政治家而又嗜杀，便成了精神乖张、生性暴戾的“暴君”。作者唐纳德·D·胡克说，他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书，是在人的历史。书的文笔很随便，可以如同看故事般地看下去。我在任意翻阅时，有些思想漫无边际地在游走，都与怎样看待历史有关；于是不加文饰地随手写下，聊充《历史上的狂人》中译本之序。

我飘动着的思想，却也有个“焦点”，就是：历史是不是“理性”的。

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即“大历史”(Macro-History)^①是理性的，但人的经验的历史却常常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历史容易使人产生“宿命”的印象，似乎历史命中注定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图安排的。所以把历史看成理性的见解，是一种理想主义，而现实的历史绝对与理想不合。如说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说在这过程中以新代旧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这都属于“大历史”，是理性的。但历史是人表演话剧的舞台，革命是人干出来的。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但不等于说人先天就是理性的。否则古今中外就没有坏人、败类、疯子了。

^① “大历史”这个概念是从华裔美籍史学家黄仁宇的一本书名借用来的，不过释义可能不尽相同。

历史是狂人装扮的；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于是不同的人对历史也就有不同的视角。如道德学家从历史里归导出道德律；博思深虑者从中看出精神的升华或沉沦；专注于物质的人从中看到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眼中的历史充斥的只有兵燹征伐；唯理主义者说历史是绚丽而有序的；现实主义者则见到的多是丑恶和无序；乐观派说历史是随着文明脚步向着真善美进化的；悲观派说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伴来负面的、无法克服的后果……就这样，人世间出现了各式各样、相互牴牾的历史。尤有进者，几乎没有谁有权对历史作出最后裁判说这是真的或假的。并不是因为时时有未曾为人所知的新材料发掘出来；而是因为有些写历史的人先就由于种种历史而像《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或为“亲”者讳，或者在“仇”家身上泼脏水，等等。至于细节的失真则更加难免。所以，我相信冯友兰先生那句话：写出的历史永远与真正的历史不一样。常听说要恢复或尊重历史的真实，这我完全赞成；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怎么知道那是真实的？想到这里，我忽然发现我可能有被批评为“不可知”论者或“怀疑论”之虞。不过，不管我可能受到怎样的指责，历史中确实存有不可知性却是事实。但这也正是“历史学”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否则，事事洞明，没有或不容许有两个以上的“版本”，那还要历史这门学问何用？

当然，历史首先是“求真”的学问；只是切勿把“求真”看得那么容易。西洋人写历史不像咱们古代中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只记帝王的言行，所以有了各种学派，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更是新史学派迭出，十分活跃。相比之下，我们的史学便显得有些单薄。

不过，学派虽多，说来说去，从19世纪以来的二百年中，西方的历史学中说到底只有两大类：前一百年大多认为历史是沿着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路向前行的；后一百年的史学家们则多认为历史根本没有定向——斯宾格勒在世纪初就已问道：历史是否有逻辑？

20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们有他们的特殊的时代体验——人们相信经验胜于理智——，各种“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斯

大林主义……纷纷分别登台表演,按照各自的愿望改造历史,所以他们认为上个世纪的理性批判历史过于简单化,太过“天真”,竟然相信人类的理智的现实可能性。他们说,前辈们(如康德)的头脑像细筛子一般把一切不符合于理想的污垢都滤掉了,历史哪里有那么透体通明的。理智、理性,这些崇高洁白的字眼在历史里通常总要异化,异化到它们的反面去;否则,胡克就写不出这本《历史上的狂人》了。

所以,我这个常自诩有“历史癖”的人,在历史面前时常要犯迷糊,看不清历史究竟是否有真面目和真面目在哪里。当钻进历史材料堆里的时候,“身在此山中”,时有一种醺醺然的陶醉感,可是一旦走出之后便立即觉得“云深不知处”,发现历史无非仍是一团乱麻,或者懵懵然觉得上了写成文字的历史的当。

且举一个例子:1789年的法国革命(这本书里收了两例:罗伯斯庇尔和科迪^①)。我最早在教科书里看到的,非常简单,无非是反对王朝正统的一场“暴乱”,像咱们的陈胜吴广一般——这是我在中小学时的认识水平。青年时读了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索布尔的《法国革命史》,又读了罗曼罗兰写的以罗伯斯庇尔为主角的文学剧本《七月十四日》(那是在大学时期,记得很感动了一阵子),这些是我得到的关于这场革命的正面印象。那印象十分简单: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就像“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一样。不过同是在大学期间还读过狄更斯的《双城记》一类的书,再过不知多少年又读了埃得蒙·伯克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于是在我印象中的法国革命的“正面形象”上出现了“阴影”。其后虽然有托马斯·潘恩对埃得蒙·伯克的批驳,我的脑子已经变得复杂多了。尤其是经过了发生在神州大地的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之后,对“革命的恐怖”已经产生了恐怖,再重温法国革命的那段历史时,便更加有了不同的感受;特别是对罗伯斯庇尔其人——

① 本书正文中关于罗伯斯庇尔和科迪的条目在中译本中已删(本书编者注)。

一个曾狂热鼓吹民主自由共和、未及完成即亲手把崇高的理想化为齑粉并走向其反面的人——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善良的康德在 1795 年说：

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这场革命，是我们今天就目睹它在我们自己的面前进行的，它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充满着悲惨和恐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如果还希望能再一次有幸从事推进它的时候，就决不会再下决心要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实验了。……①

康德老先生真是太“理性”了，也太天真了，以致后来的一些革命者，虽然很“善于思想”，却仍不免让人民付出血的代价而毫不惋惜。

有一种说法我很有同感，说历史从来不是如黑格尔说的是“精神的历史”，而是“行动的历史”、“实践的历史”。因为实践诚然是离不开精神的，但是对历史进行判断的根据总是人的行为。

我以上这些随感式的议论，纯属借题发挥，但愿不要给读者以误导，以致以为这本书是一本“放言空论”的书因而失掉了看书的兴致。这本书完完全全是一本“历史故事书”，里面写了各式各样的狂人，很引人入胜的。

1998 年 9 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原载《博览群书》2000 年第 4 期)

①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152—153 页。

原著前言

本书对疯狂的定义是广义上的。有临床意义上的癫狂，有法律意义上的疯狂，还有一时的精神错乱，但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为某一种观念或政治目标而玩命的人。有些人以其行为急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有些人则仅仅改变了时间的流速，但每个人都给人类历史留下了独特的印迹。

本书分成三部分：暴君；刺客；刽子手、走狗和神秘主义者。许多统治者都可以划归第一类，因此本书仅局限于过去的5个世纪中最突出者。刺客并不乏其人，但笔者认为，记述美国总统的所有刺客很有必要。介绍登纳和三岛的目的是想表明疯狂并非白种人专有，而包括夏洛蒂·科迪的目的则是要证明疯狂并非男性独具。

《历史上的狂人》是历史，不是小说，虽然不时有人随意将其中的一人或一件事加以渲染。还有比通过传记了解历史更佳的途径吗？

我希望对我的朋友和同事——洛沙·卡恩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对罗伯斯庇尔这一章提出的许多建议和特殊的帮助。我感激在三一学院任教的历史教师托马斯·A·钱普先生对纳特·登纳这一章的审阅。对我妻子在搜集资料时所提供的高水平的协助以及在给每一章提意见时所表示的耐心和兴趣，我谨此公开鸣谢。

唐纳德·D·胡克

目 录

历史是不是“理性”的？

——中译本序

陈乐民

原著前言

第一部分 暴君	1
1. 伊凡雷帝	1
2. 亚历山大六世	19
3. 墨索里尼	31
4. 希特勒	48
5. 特鲁希略	71
第二部分 刺客	87
6. 布思	87
7. 吉托	103
8. 佐尔果兹	115
9. 奥斯瓦尔德	125
10. 普林西普	139
第三部分 刽子手、走狗和神秘主义者	148
11. 艾克曼	148
12. 拉斯布丁	162
13. 匡特里尔	177
14. 登纳	188
15. 三岛	201
16. 托葛马达	216

第一部分 暴君

1. 伊凡雷帝

“作此恶，必生孽子。等待你的将是：国难当头，血流成河；王公人头落地，城池大火吞噬。”

耶路撒冷主教对俄罗斯大公瓦西里三世如是说。此时，瓦西里正打算将其不能生育的妻子萨洛米送往一家女修道院，以便让自己能同一位名叫海伦娜的立陶宛美女完婚。瓦西里因为求嗣心切，对主教的警告置若罔闻，终于同海伦娜结了婚。1530年，即结婚4年后，海伦娜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在这位取名为伊凡的小孩身上，主教的预言将得到应验。

17年后，在伊凡被封为全俄罗斯的沙皇和专制君主的加冕典礼上，另一位教士——莫斯科大主教区主教麦凯里——祈神赐福时说：“愿伊凡王如同大卫王一样名扬四海！愿伊凡王永远是正义之王！愿他对反叛其王权的人凶相毕露，对忠实于他的臣民笑脸相迎！”

伊凡当上沙皇之后的行为赋予“凶”字新的含义。

伊凡3岁时父亡，权力之争随之而起。其父亲的兄弟们自以为是最亲的亲戚，沙俄特权贵族亦声称有权掌权。双方都没有料想到会遭到海伦娜的反对，因为她毕竟是女流——而且还是外族。

但他们都错了。海伦娜富于想象，精力充沛。她不但得到

她叔叔迈克尔·格林斯基的支持,还得到她的情人奥博兰斯基王子的支持。教会站在她和伊凡以及她的次子尤里一边,并要求大家宣誓效忠他们。

海伦娜统治5年之后突然亡故。虽然死因不明,但有人认为她是被毒死的。与此同时,迈克尔·格林斯基也在狱中死去。在所有的直系亲属中,只有8岁的伊凡和小尤里还活着。伊凡就是在人生的这一时刻经受了残酷的磨练。因此,残酷后来成了他长期统治的标志。

在许斯基和贝尔斯基两大特权贵族家庭争权的激烈斗争中,小伊凡得到的是奴隶孩子而不是王族孩子的待遇。他缺穿少吃,经常挨打受辱。这样的待遇形成了他对人生的观念:生活是残忍的,即使对许多享有特权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残忍是生存的惟一办法;别人对他残酷,他对别人要更残酷。

年幼的伊凡尚不能宣泄自己的情感,但他积怨甚多,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有机会报仇雪恨。

伊凡是有耐心的。他能够从孤独失落之中找到慰藉。他时常独自关在房间里沉思、自怜。他还能够从自己玩的恶作剧中找到更充分地发泄痛苦的途径。

这些恶作剧带有虐待狂的色彩是不足为奇的。伊凡经常自己一个人,或与其他孩子一起,捕捉几只狗,然后将它们诱骗或驱赶到克里姆林宫墙顶或附近的塔顶,然后再将它们从百多英尺高的地方抛到下面的道路上。伊凡最后便欢天喜地地冲下台阶去察看制造的肝脑涂地的残局。

另一次,他纵马冲进在街上漫步的人群中去。那些来不及躲闪的人非死即残。惟恐遭到报复,没人敢对小王子提出申诉。因此,伊凡人生伊始就学会如何利用王族的地位来复仇,学会如何利用人们的畏惧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不沉思或不搞恶作剧的时候，伊凡便读书。他没有读很多不同题材的书。除了《每日祷书》和旧约《诗篇》之外，他还用心潜读好几本史书。伊凡记忆超常，能背诵无数的祈祷文和赞美诗。他还研究了许多古代统治者的传记，并开始把他们的问题引以为鉴。

伊凡童年所读的书对他后来抗争贵族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他读到古拜占庭统治者自封沙皇并自称是奥古斯都·恺撒的后裔时，他就决心要恢复这一帝王称号的威严。结果，在1546年16岁时，伊凡把贵族和教会领袖召集到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向他们宣布两件事。

第一，他宣布要从俄国贵族家庭中挑选一个妻子；第二，他有意在结婚前立自己为俄国沙皇。

俄国贵族为第一条消息暗自高兴。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与沙皇有姻亲关系，这件事将有利于他们得到恩宠，也有利于他们扩大自己的影响。但大家对第二条消息却心照不宣。1547年1月举行了一次长达4个多小时的加冕典礼。一大群人依次进行了立跪仪式，倾听教会领袖吟诵古代的加冕祈祷文。17岁的伊凡现在当上了统治俄国的沙皇和专制君主。

伊凡立即着手挑选妻子。官方布告在莫斯科城内四处张贴，命令所有贵族家庭持有效证明，将符合入选条件的女儿登记入册；凡没有前往注册中心登记的贵族，必“失宠”于沙皇。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也在准备这些贵族女儿的到来。沙皇生活区的一翼搭起一座巨大的宿舍。好几个大房间被隔成小间，每小间可容12张床。几个大过道也被隔成小室。显而易见，伊凡准备百里挑一。

进克里姆林宫参加入选的女子究竟有多少，人们不得而知。据估计约500到2000人。不管数字如何，伊凡是满意的，并立刻开始遴选。

参加遴选的有医生、接生婆、牧师和律师。接受遴选的女子必须是处女，是献身教会的信徒，还必须政治清白。家庭背景须严格审查。每一位女子也都要经过严格的体检。两周之内，接受遴选的女子缩小到大约 200 人。到第三周周末，只剩下 10 个女子符合入选条件。

大体而言，接受遴选的经历对这些女子来说并不是什么不愉快的事。虽然她们都出身贵族家庭，她们大多数人都从没有到克里姆林宫做过客。她们出席奢华的宴会，受到盛情的款待，甚至接受了服饰和礼仪的培训。这样的经历犹如在女子精修学校参加强化短训班，或者像在某个幽雅的胜地度假二三周。

除了受到医生的彻底检查之外，接受遴选的女子还有一些小烦恼。伊凡经常亲自考查她们的圣经知识，纠正她们餐桌上的举止。偶尔，他会找她们其中的一个来体验一下对方是否丰满。他还常常从墙上的缝隙里看她们穿衣服。深夜，他常常穿越她们的住所，以检查她们睡眠时是不出声还是打鼾。一切都必须完美。

一天，遴选开始后不到一个月，伊凡做出了决定，与参加最后遴选的 10 名女子共同进餐。伊凡走进餐厅入席。宴会中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和一只戒指，送给坐在他身边的女子。她名叫阿纳斯塔西娅·扎卡莉娜-科斯基娜。伊凡接着立即向其他的女子致谢，送她们许多礼物，然后遣散她们。虽然阿纳斯塔西娅的容貌并不是最出众的，她却是最可爱、最聪明、最善良的。她与伊凡的婚礼于 1547 年 2 月 3 日举行。她是贤内助。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对伊凡施加如此冷静的影响。倘若她活得更久一些，也许就不会有一个伊凡“雷帝”。他对她情深意笃。当她死时，他潜在的疯狂暴露无遗，简直是肆无忌惮。

在婚后的头 5 年里——除了两次在战场上小规模地迎战喀山鞑靼人之外，伊凡都留守克里姆林宫，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务。

然而，他两次显露了自己的残暴性。

有一次，普斯科夫城派代表团对某一政务提意见，伊凡很恼火。他们打乱了他和阿纳斯塔西娅的休假计划，他大发雷霆。他先让人把每一位代表的衣服剥光，强迫他们躺在地上，然后亲自把伏特加倾倒在他们身上并把他们的头发点燃。

另一件事发生在1547年莫斯科大火之后不久。一群暴民袭击克里姆林宫，直接威胁到王族的安全。伊凡下令让禁卫军立即当众处决滋生事端的首领。暴民如惊弓之鸟，迅速散去。伊凡始终忘不了自己采取果断行动的效果，因此，他后来曾多次使用这个办法。

虽然伊凡经历了这些令人激奋的时刻，他在22岁时发现，他的社会毕竟还是索然寡味。他回顾了他当沙皇5年期间的成就，觉得跟他的祖父伊凡大公相比，即使跟他的父亲瓦西里相比，成就也是微不足道的。在他读书的岁月里，他曾经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英雄征服者。鉴于他平素常表现出几分懦弱，这的确是一幅令人奇怪的自我画像。

但在战场上扬名的机会很快就来临了。那是1552年的事。一个时期以来，位于斯维亚加河和伏尔加河两河汇流处附近的喀山城鞑靼人，一直是伊凡的一个隐患。喀山鞑靼人进攻时曾经打到克里姆林宫的墙脚下。但伊凡把他们击退了，现在他们的力量已经削弱。在遭到多次的闪电袭击之后，他们已经土崩瓦解。在伊凡看来，现在进攻喀山鞑靼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当他正准备发动最后的猛攻时，鞑靼人便作出愿意和平的表示。伊凡并没有上当。他认为这是一个诡计。他断定他们是在拖延时间，旨在谋取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

伊凡很幸运。在进军喀山途中，他的军队只偶尔遇上克里米亚军队。他把他们击败了。这是伊凡首次获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伊凡很是得意，便命令他的军队向喀山挺进。伊凡沙皇